

백색인간

推理小说亚洲化的先锋

白色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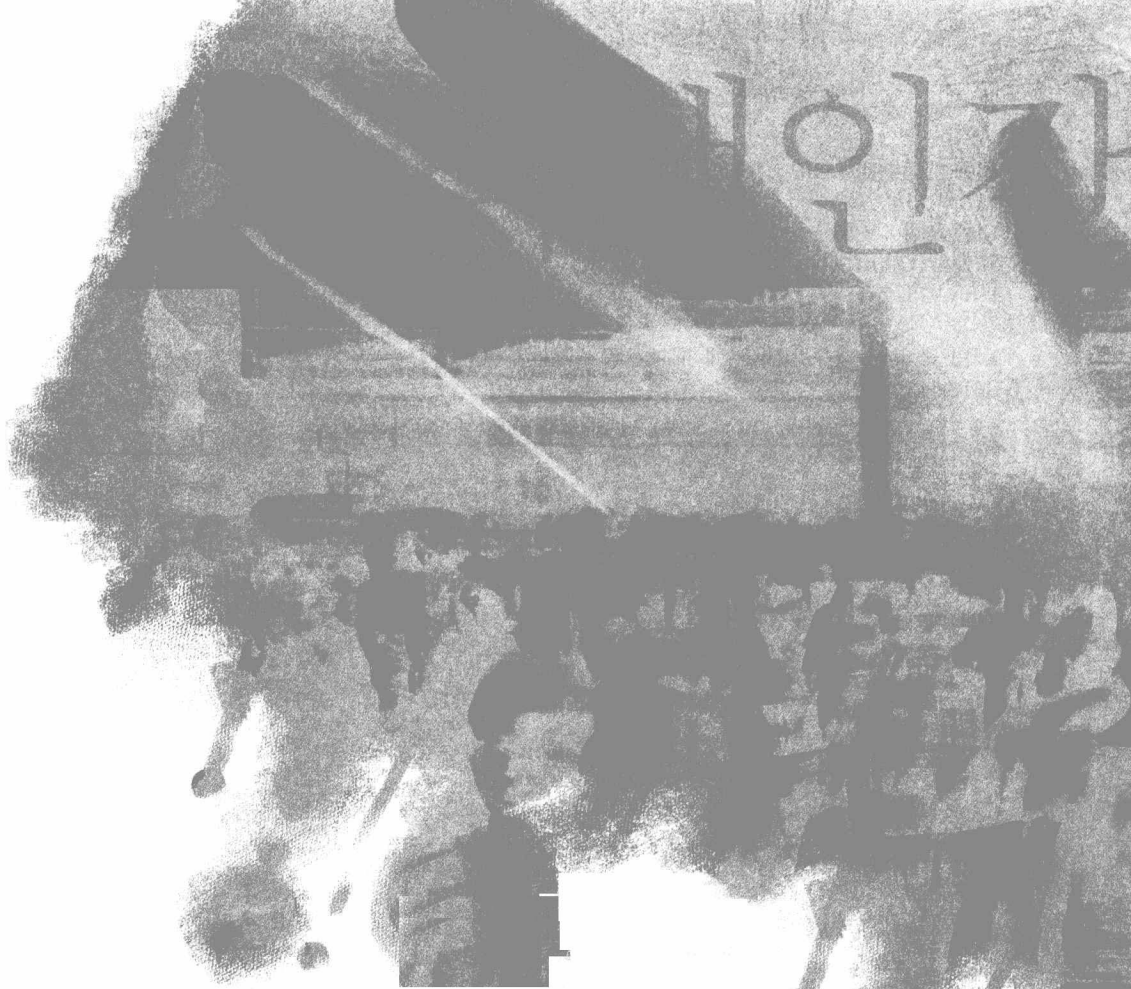
[韩] 金圣钟 著 朴美玉 译

.....
万籁俱寂，世界是这样的宁静，而数以百计的警察正在夜以继日地搜捕他，他感到如此的惬意，这真是黑白人间两个世界啊。

她坐在床边抱着双臂低头沉思，眼泪已经没有了，她的绝望倒使她的心境平静了许多。自己太贪了，作为一个穷渔夫家的女儿，她不该过分地奢望本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她好想投入母亲的怀抱，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她想在家乡的海滩上散步……这时，她明白了被她抛弃的家乡，有她最宝贵的东西。她把自己的肉体丢进毫无价值的欲海之中，让她肉体 and 灵魂都是那样的龌龊。我有没有机会洗清人生旅程中的污点呢……



黑龙江出版社
朝鲜民族



推理小说亚洲化的先锋

白仁间

BAE SERENJEAN

[韩]金圣钟 著 朴美玉 译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色人间 / (韩) 金圣钟著; 朴美玉译. —哈尔滨: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5389-1575-4

I. 白… II. ①金…②朴… III. 推理小说—韩国—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2802 号

书 名/	白色人间
著 者/	〔韩〕金圣钟
译 者/	朴美玉
责任编辑/	朱英华
责任校对/	徐平松
封面设计/	于克广
出版发行/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发行电话/	0451-57364224
电子信箱/	hcxmz@126.com
印 刷/	牡丹江新闻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409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9-1575-4
定 价/	29.50 元

백색인간

白色人间

1	男和女		
17	命运的烙印		
45	四角的丛林		
71	幸福的阴影		
94	第一次杀人		
113	接近		
128	奇怪的信		
149	第二次杀人		
180	弹簧刀		
		194	协商
		206	跟踪者
		227	未知的女人
		252	刀的下落
		286	鬼屋之夜
		306	旅程的尽头
		322	最后的游戏
		343	逼近的面孔
		358	恶魔的戏剧

目录

男和女

男
和
女



1

雪还在下。

他不慌不忙地横穿广场，一步一步向前走去。到了候车室入口处，他抖掉头上的积雪。皮大衣上也落了不少雪，他脱下皮手套，用手套扑打。

一会儿，风卷着地上的雪消失在广场那边的黑幕中。

他把右手上的波士顿手提包换到左手，挤进人群中，向候车室里走去。这是除夕的最后一夜，候车室里比肩接踵，人山人海，如同集市，都是那些在列车上过旧年最后一夜的人们。

他们大部分是利用年末一连几天的休假回家探亲的人，其中也有不少以旅游为目的度假的游客。

他走到候车室的一角报摊上买了三张晚报，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时针正指着 22 点 25 分。候车室里传来播音员的声音：因大雪，原该 22 点 30 分发车的庆釜线下行车将晚点 20 分钟。

他走出候车室，走向二楼的阁楼。

那里的人也很多，他想转身出来，刚好有个空位就坐了下来。

他并不留意身边的人，边喝着咖啡，边专注着手上的报纸。

谁看他都觉得他是个挺干净利落的青年。人显得有点儿清瘦，稍长的脸，舒展的下巴，稍突的颧骨，下巴光光的，一点儿胡茬都看不到。鼻子尖尖的，长着一双大而漂亮的双眼皮眼睛。眼神很明亮，只是眉毛淡淡的，再浓一点儿就好了。偏左梳下来的头发油光光的，一丝不乱。嘴唇细长，前额偏低偏窄。穿着藏青色皮大衣，显得很干练。

有一个年轻女人走进阁楼里来，她的娇艳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只有英俊的那个男青年例外，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手里的报纸。年轻女人穿着牛仔裤，上身穿穿着戴帽子的半皮大衣，里边穿着白色的毛衣，毛衣的脖领

很高,把她白皙的脸衬托得更白。

她肩上只挎着一个旅行包,不像是个回家探亲的人。她捋着浓密的乌发,擦过那年轻男人,坐到了靠里边的另一个空位上。

她边喝着饮料,边把好奇的目光投向这屋子里一个又一个男人的身上。

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在她那眼神里潜隐着欲望的片鳞,像鱼鳞一样一闪一闪的。

她的目光主要是扫视男人。她把视线停留在隔着两张餐桌看报纸的年轻男人身上,但片刻间又移开了。在她看来,这里的男人没有一个是她欣赏的,她收起了目光,扬着上身,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

从广播里传来开始检票的声音,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站了起来。屋内的旅客也都陆陆续续站起来,走向检票口。

他的个子有 1.70 米高,算是中等个儿,步履稳健。他走下站台上了列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先把波士顿提包放在搁板上,再把皮大衣挂在衣钩上后坐下来,把抽完的烟蒂掐灭,又点上了一支香烟。

拥挤到车厢里的那些乘客都在找自己的座位,一时熙熙攘攘地喧吵着,虽说是早已指定好了的座位,但像是在展开一场争夺战。

他跟这些人迥然不同,瞧都不瞧他们一眼,打开报纸又全神贯注地看起来。

他旁边有了动静,有个人轻轻地坐下来。女性特有的香味扑鼻而来,他瞟了她一眼,她的大半张脸都被搭拉下来的浓密的黑发遮蔽着。她穿着栗色半皮大衣,大衣里面穿着高领的白色毛衣。她起身伸开了身子,把提兜放到搁板上,女人衣服里的乳房在他眼前晃了晃。他看得出来她的身材很苗条。他把眼神移到报纸上,又看了起来。

汽笛长鸣,列车缓缓驶出了站台。他又点燃一支香烟,看着窗外。列车越快,点点灯光一闪一闪迅速掠过。在风雪中端坐着一个女人,是身边女人的模样清晰地反射在车窗的玻璃上,姿态很好看。

他又把眼神挪到报纸上。

12月31日夜晩,在庆釜下行线上,并排坐着一对陌生男女——这在火车或公交车上是经常看到的。

如果他和她就这样一直互不理睬,各走各的路,也许他们的命运会不一样。但是相互默声不语,不理不睬,这对他和她来说是办不到的,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他和她都开始意识到了对方,但过了个把钟头,又渐渐回到了各自的

浮想之中。

徐南表,他刚到而立之年。从 20 岁到 30 岁的这一段人生旅途中,他留下了很多的遗憾。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他专攻数学,现在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两年。之前换了几个职业,开始是在学校担任数学教师,可只教了 6 个月的书就离开学校到保险公司当了一名外务职员。6 个月后,他又到广告代理公司谋职,干了一年后辞职,到外国银行去工作,这里的报酬很优厚,但他工作一年,又辞了职。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以钓鱼消遣,不再找职业。他的父亲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托付给一个交情不错的朋友,让他在朋友经营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从少年时期开始,他从不在外惹事,一直是很顺从他的外科医生父亲和他的继母。要说对这样服服帖帖的儿子有什么不满意的话,那就是儿子的话说得太少了,工作换得也太频繁了。除此之外,做父母的再也挑不出儿子的毛病来。后来,儿子的过分沉默使他们渐渐意识到了那是一种对他们的蔑视。儿子的沉默重重地压着他们的胸口,他们感到窒息,感到恐惧。

他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他从来就没跟她们说过一句话,也从不叫继母一声妈妈。对自己的事情,他从来不跟家里的、人商量,自由自主,我行我素,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拿定主意自己处理。他多次换工作的事情,家里人也是最后才知道的。

他 15 岁那年,继母来到了他的家。之前,他生母喝毒药自尽了。

他的父亲徐治洙早在日帝统治时期就在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的一所医科大学。毕业结婚 10 年来,膝下一直无儿无女,与妓女发生关系后生下了他。父亲原来是一个很斯文很顾及脸面的人,只是在美貌的女人面前始终无法持重,风流韵事闹得家里风波不断。最终他抛弃了原配夫人,将妓女初兰接纳为妻。此后,他的家庭风波慢慢平静下来,生活也稳定了许多。这时,他又耐不住情欲,旧病复发,重新开始寻花问柳,而且专找那些年轻漂亮的风情女子。初兰为人性急,嫉妒心又强,无法忍受丈夫在外胡来,于是家里争吵又不断,风波重起。终于有一天,徐治洙把他医院里女护士的肚子搞大的事情暴露出来。

女护士叫金达子,事发时,她才 20 岁,跟徐治洙相差 25 岁。原来很文静的她,自从怀上徐治洙的孩子以后,不知道是受了寡妇妈妈的使唆还是怎么的,一反平日里的贤惠温淑,死活不想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死缠着徐治洙答应她把孩子生下来,让她们娘儿俩生活在他的荫底下,如果没名分,



就是当情人也心甘情愿。徐治洙说破了嘴皮,对她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让她赶紧把孩子拿掉。但办事历来是有头无尾的他,最终未能阻止达子把孩子生下来。

达子给他生了一个女孩。初兰受到了巨大的刺激,把毒药一饮而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初兰死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南表 15 岁的那一年,徐治洙将 21 岁的达子接过来续为妻子,做南表的继母。

南表从来没有管比自己大 6 岁的达子叫过妈妈,也从来没有正眼看过达子一眼,也没说过一句话。他完全无视达子在这个家庭中的存在。

对他的父亲也是如此。徐治洙跟他说话,实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没办法不作声。而平时从不看父亲一眼,不跟父亲说一句话。他分明是认为父亲和继母共谋把他的生母逼上了绝路。徐治洙对儿子的这种想法也无可奈何,只好缄口不言。

徐治洙想,打破儿子沉默的唯一方法是让儿子成个家。可意料之外,儿子一口拒绝了父亲的要求:

“结婚干什么呀?”

儿子就这么一句回话,徐治洙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心想姑娘多的是,该结婚的时候总该会结婚的吧。没成想,快 30 的人了,从来没看到哪个姑娘给他打来电话。

说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母亲的死对他的烙印很深,他是刻骨铭心的。逼死了自己的生母(他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坐在母亲位置上的那个继母达子的面孔就是世上所有女人面孔的缩影。南表对异性从来没有好感,心理充满了厌恶。

15 岁少年的心里烙下的这种仇印过了 10 多年的今天也没平复,反而越来越深了。

在他看来,女人是妖里妖气的,是邪恶的化身,只要能有一个满足她欲望的男人,女人就摇身一变,把自己丑恶的一面藏起来不让男人看见,在男人面前使尽浑身之术,撒娇、献媚,讨得男人的欢心。为了争取男人更多的施舍,她们不择手段,就像眼前的继母一样。这些女人的眼睛里不会有泪水,她们的血管里也不会流血液。等到她们自以为得到了男人,满足了欲望,达到了目的以后,就原形毕露,把她们原有的丑恶暴露无遗,心满意足地坐在家使唤男人。愚蠢的男人自以为征服了女人,可男人哪里知道这时候的他们整个人都已经被女人吞掉了。男人的奴隶生活就从此拉开了序幕。什么贤内助呀、幸福美满的夫妻呀、健全诚实的家庭呀等等,那全都

是为了吸干男人的血而编造的弥天大谎。你看那些结婚成家的男人，还不是为了养活自己的妻室儿女，把自己拴在微不足道的那点薪水上而奔波一生，以致筋疲力尽累弯了腰吗？如果把这些耗干的人生说成是有价值的，那才是鬼话呢。

如果说南表对女人毫无感觉那倒也不是，他也想找个女人来满足自己的性欲，而且这种欲望比任何男人更强烈，只是他的发泄方式与其他男人不同。在他看来，女人只是供男人发泄的性工具而已，什么结婚成家呀，什么生儿育女呀，那都是无稽之谈。

他很贪恋女人，像禽兽一样窥视和蹂躏女人的肉体。过后，他又毫无留恋地离开女人。面对女人伤心的泪水，他只是嗤之以鼻，耻笑而已。

列车到达了大田。他的脚下布满了烟蒂，但他还是抽个不停。

“唉，这烟味儿……”

旁边的她小声地嘟哝。

他并没有听清她说的话，嘴里又吐出了烟雾。

这次，她正式提出了抗议：

“对不起，您能不能不抽烟？我头都晕了。”

他慢慢回过头来看她。他和她目光碰在一起，相互对视了一下，不过只是那么一瞬间，他们又都冷淡了下来。

他回过头来，面无表情地把手里抽着的烟卷扔到地下，再用皮鞋踩了踩烟火，然后看着窗外。鹅毛大雪仍下个不停。

时间跨入了新年。在车上他们迎来了新年，新年开始了。

这时，他的心胸像要炸开似的。

刚才就应该反驳这个女人，不应该闭口不言，可是错过了时机。事情来得太唐突，他脑子里没能及时反应过来用什么话来反驳她。不行，不能就这样算了，我得回这个女人一句。他一时又想不起来恰当的词。他咬了咬槽牙，喘了一口粗气，然后冷冷地说：

“你说的新年祝词太妙了。”

她有些惊慌，看了他一眼，微笑道：

“是我失礼了吗？”

南表认为这是她在嘲笑他。他盯着她说：

“哪来的女人让我新年第一天就这么晦气！”

“你抽的烟太熏人了，我才说话的呀。”

站在过道上的人笑了起来。

南表的脸色铁青。跟女人吵嘴只能成为笑柄,忍了吧,好男不跟女斗。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重新拿起了报纸。虽然都已经看过一遍了,再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但他还是把眼睛盯在报纸上。

列车开动了。

一会儿,又传来她的声音:

“对不起,我妨碍了你的好心情。”

他真想把手中的报纸撕个粉碎扔过去,再冲这个女人大吼一声:什么,对不起?臭丫头,跟谁说话呢?太放肆了。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手里的报纸。

又过了一阵。

列车正驶过永东站,一个黄黄的桔子伸到他的鼻子底下,拿桔子的手又白又嫩。

“给,吃一个吧。”

南表离开报纸看了女人一眼,她也在看着他。那是一双很漂亮的眼睛,是男人都会被这双眼睛迷住的。这个女人是要跟我和好吗?南表想。

如果是真心的,当然没必要拒绝,但是他违心地回绝了她的好意。

“客气了,比起这个,我更喜欢抽烟。”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看她不知所措的样子,他感到很解气。这个女人该明白什么是羞辱了吧。

他收起报纸,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

这时,女人又回了他一句。

“那么想抽烟,那你就抽好了。”

他睁开眼睛,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

“你这小姐,是吃了耗子药怎么的?要谁呢?让人抽又不让人抽的,也不掂量掂量自己!”

车厢里的人又一哄而笑。

“新年的第一天,还是别吵架了吧。”

有一个乘客醉醺醺地说。他是在帮南表说话。

“其实,是你这小姐不对。男人抽点儿烟怎么啦?你就说三道四的。如果是我老婆,我早给她一个耳光了。”

这一次,车厢里的男人都笑起来。

她紧闭着小嘴,一种被侮辱感向她袭来。她忍受着,怨恨的表情跃然脸上。



列车到达釜山以前,他和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话。一连三四个小时一支烟也不能抽,南表很难受,但因为他把这个自命不凡的女人训了一顿,心里舒爽了许多。相反她的心境很惨淡,她怎么也想不出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她想,偶尔抽一支也就罢了,可是坐在她旁边的这个长得像妓生小子似的男人一直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坐在他的旁边,简直就是坐在烟筒里一样,她被那刺鼻的烟气熏得头晕恶心。报纸上不是常说吸烟的人比吸烟的人受害程度更深吗?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你不但不觉得自己不应该,反倒冲我发火,在众人面前损我,羞我,叫我难堪。你就看我是一个女人,才这样耍横的吧?只会拿一个弱女子示强的庸夫!

洪兰美咬咬嘴唇,咽了一口唾沫。

她今年 25 岁,出生在釜山,在釜山读完高中以后,到首尔上了大学。在大学她选择了应用美术专业,毕业以后,在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广告部门做广告工作。

化妆品是女人的必需品,女人不可能没有化妆品。消费商品的盈利额度大都依赖于广告的宣传,这是绝对的。报纸、收音机、电视等大众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诱惑着女人的视觉和听觉。商家倾注到新闻媒体里的广告费用是非常大的,新闻媒体一方也有不薄的广告收益,他们与商家可以说是相扶相助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到头来吃大亏的还是消费者自己。

原价一千元的化妆品,经过产商和媒体包装后陈列在柜台上,这时候的化妆品摇身一变就成了一万元的高级化妆品。消费者就在柜台花十倍的价钱把它买来,还以为自己用的是一万元的高级化妆品。她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卷进了生产商与新闻媒体刮起的广告漩涡中。何止是化妆品,其它的消费商品也都如此。今天的消费者都是在洪水猛兽般的广告宣传中,承受着本不该承担的巨额费用。越是昂贵的商品越能说明广告投入的费用之巨大,这种说法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洪兰美做的工作就是这种混淆消费者视线和听觉的工作。编排广告节目的过程是一个繁杂的过程,期间要做的事情很多。制订文本、选择模特、摄像、录音等,都由她一手去操作,忙得她昏天黑地。

兰美做这项工作已经有一年了,但是到现在她都觉得自己并不怎么熟练。也许这是公司看她是年轻的新手,经常让她干那些杂活的原因吧。

刚上班的时候,公司的报酬丰厚,她对公司抱着很大的期望,但三四个月以后,初来时的满足感和新鲜感都没了,随之而来的是她对这项工作的怀疑和不满。

她早有了跳槽的想法,想找一个比现在的待遇更优厚的公司去谋个工作,但目前还没有找到。

她指望能到一流的财团部门去工作,在那里她比较容易接近那些在名牌大学接受过优良教育的莘莘才子。也说不定哪一天,鸿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遇到一个家中富有、出身显赫的公子,和他结成良缘,从此步入上层社会,度过辉煌一生。

现在看来,那是一场黄粱美梦了。但她又不甘心,因为她有名牌大学的学历,更有天赋的美貌。由于她长得很漂亮,在她的周围不乏那些游手好闲的跟随者,也不知道有多少男人愿意跟她交往,在她面前卑躬屈膝,她因此高傲无比。

她的个子不高不矮,脖子舒长,白玉般的肤色,瓜型脸。平展的额头下,一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放出迷人的秋波,湿润的嘴唇使那些想入非非的男人都想抱着她亲一下。美中不足的就是她的手稍微大了点,这也许是从父母那儿遗传过来的吧。她的父母就是用这样的一双大手辛勤劳动,度过了艰难的日子。

她的手是大了点儿,但这绝不影响她诱人的美貌。她的肉体经常被一种欲望蠕动着,像是等待着被人燃烧的那一天。

这次她是借连休日回家探亲的。为了不被小偷偷走钱,她把钱夹揣在大衣的里兜里。那里有包括二百元津贴在内的六十万元的钱。当她决定要坐这趟列车回家的时候,她的心情还是不错的,谁知道碰上这么一个倒霉的男人把她的好心情全给搅乱了。从前,没有一个男人敢对她如此无礼。

她的美貌是无形的威力,没有一个男人见到她后不笑容可掬,不跟她搭讪的,可旁边这个男人根本没把她放在眼里,对她的美貌无动于衷。不知道是他的美感迟钝还是故意不理她。兰美想,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不像是有妇之夫,倒像个短命鬼,反正不是个好东西。唉,心情糟透了,都是因为他!我的时髦全都叫他搅得失去了光彩。元旦头一天,这算什么呀?到了釜山,我理都不会理你的。

不,不行。我得反戈一击,等着下车的时候,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她巴不得列车这就到达终点站。

列车终于进到釜山站了。南表迫不及待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了火。这时兰美起身拿下放在搁板上的提包。现在该是还击的时候了。她把提包挎在肩上,然后不失时机地冲南表丢了一句话:

“谢谢你的忠告!”

然后瞅都不瞅他一眼，转身向车厢的出口走去。

“屁股上长犄角的女人！想挽回面子，挣扎去吧！”

南表盯着她走出去的背影，狠狠地说了一句。

乘客们一个个都走出车厢以后，他才慢腾腾地拿下了搁板上的波士顿提包，把皮包放在对面的座位上，把烟蒂掐灭后又点燃了一支烟。当他转身要走的那一刻，他发现地上有一只皮手套，肯定是那个傲慢女人掉下的。他拣起了那只手套，踌躇了片刻。这是一只带有皮利卡丹商标的法国手套，黑色的，很精致，丢的人肯定是很心疼的。活该，谁叫她那么狂傲不已呢。

他似笑非笑地用那只手套拍了拍座席，然后揣进大衣兜里，走出了车厢。

已是凌晨，但天还没亮。风还在呼呼地叫着，与北方不同的是这里的雪一落地就马上化开了。

他嘴里吐着烟雾，慢腾腾地走上了楼梯。现在开始便要享受假期了。

出了检票口，兰美沿着广场的斜坡路走去。她把手伸进大衣兜里，左翻右找，怎么也找不出那一只手套来。她不禁一愣，站在了那里。

她回头看了一下检票口处，人们像蜂窝一样走出站口，熙熙攘攘地从她身边擦过去。她想自己肯定是把手套落在座位上或是掉在出口的道上。真倒霉，运气不好，连手套都给丢了。这可怎么办？平时丢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她都觉得很闹心，这手套更不用说了，这可是法国产的，是她恋人圣诞节送给她的礼物，丢了是绝对不行的。她想，也许让那个长得像窑妓哥的男人拾到了，这可怎么办？她又从原路返回去。

她靠近检票口。还有不少人哩哩啦啦朝检票口走来，出口的人互相碰撞，差点儿把她给撞倒。她没有勇气挤进那些人群里去寻找那只手套，只好瞪大眼睛在人群中寻找着那个窑妓哥的身影。因为有三个检票口，她的目光不得回来回搜索着。

不知是不是已经走出了站口，那个无赖的身影还是没出现，但是兰美不能就此放弃，她得等到最后一个人出来。

检票口处的人慢慢稀少了，偶尔走出一两个人来。凛冽的寒风吹着她的脸，把她冻得直跺脚。终于安静了，检票口处出站的人和来接站的人都走了。车站终于要安静了，只有一股股冷风卷起地上的雪在空旷的站台上呼叫着。

她失望地转身要走的刹那，发现有一个人正慢条斯理地走下楼梯。他穿着栗色皮大衣，嘴里叼着烟卷。



“该死的，还不快点来，都要冻死了。”

检票员不满地小声骂人。

兰美发现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男人。她马上离开检票口，躲在黑暗处，不让人发现自己。她觉得这个男人有着不同于其他男人的气质，她感到很好奇。

男人出了检票口，走在斜坡路上。

兰美悄悄地跟在他的后边。她自己都搞不明白她这是怎么了，直接走过去问一句不就行了么，干嘛搞得这么复杂呢？不过，这家伙如果说他没看到，接着冲她大喊：“你有病呀，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再扇她一个耳光，那可就惨啦。想到可能会出现尴尬局面，兰美有些害怕起来，连跟着他的勇气都没有了。

车站广场上呼啸的风雪让人睁不开眼睛。到了广场已经结冰的喷水池前，他又点上了一支烟。真是奋不顾身地抽烟啊，兰美觉得这也是这个男人的独到之处。

他在那里站了很久，直到把他的一根烟抽完，像是找不到住处而颇为踌躇的外乡人。

在凌晨寒冷的黑夜，迎着风雪抽烟的那身影显得很孤单。在他不远处，兰美冷得跺着双脚。兰美的眼睛一直紧盯着那男人的后背，她不知道如何是好，就那样站着不停地跺脚。男人终于把烟头扔到地上，习惯性地用鞋尖踩灭了火，转身离开了结冰的喷水池。

走过地下道，他在一家咖啡馆门前停止了脚步。那里还亮着灯，为了接待凌晨的客人，昼夜营业。他推门进去。兰美惊慌起来，她后悔自己不该跟踪他来到这里。她在外徘徊了好一阵子，冷得直哆嗦。兰美冻得实在是受不了了，鼓足勇气进了咖啡馆。

进去后，她站在门口把整个屋子扫了一遍。

咖啡馆里的客人比想像的还要多。幸亏那男人侧着身坐着，发现不了她。兰美很快找了一个离他远一点的角落坐了下来，她在这里能把那个男人的举动看得一清二楚。兰美要了一杯咖啡，但沾都不沾，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该死的烟，就不能少抽一点儿吗？兰美看他又点起了烟，心里嘀咕。他一手抽着烟，一手翻着衣兜。兰美突然感到眼前一亮，哇，手套，那男人从衣兜里掏出来一只紫色皮手套。兰美紧张起来，想立刻起身走过去，但又想，不行，不能这样慌慌张张的，让他看见了很不体面。

男人把那只手套拿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地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拿到自



己的眼前晃了晃,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又试着戴在自己的大手里。手套小了点儿,他脱下来拿到自己的鼻子底下闻了闻味儿。兰美惊得目瞪口呆,妈呀,羞死人了,他这是干什么呀?她差点儿惊叫起来,就好像让人看到了自己隐密的部位一样,脸一下子红了起来,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去的。

兰美到了他的跟前,他面无表情,很平淡地看着她。兰美极力保持着镇静,给他送去了一个注目礼。

“我可以坐这儿吗?”

他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把手里拿着的手套放在桌面上,点了一支烟。兰美想,没有必要再绕圈子了,直接说了吧。

“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

“请讲。”

他很平静地看着她。对男人的这种表情极不习惯的兰美从心里感到一种不安。

“这只手套……是你捡的吗?”

“你丢手套了吗?”

“是的,下车的时候落在座位上了。”

是个男人这个时候应该爽快地把手套还给她才是,可是他却佯装不知。

“这只手套是我从过道上捡的,正想着怎样处理它呢。”

他没有还给她手套的意思。

兰美的心都闹翻了。这人真会装洋蒜,没办法,跟这种男人就得单刀直入了。

兰美指了指那只放在桌面上的手套,说:

“这只手套是我丢的。”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是你的手套?”

兰美被问得目瞪口呆,她万万没想到这个男人竟说出这种话来,那感觉好像是被人打了一个闷棍一样。

“这是我捡的,我有责任把它交给派出所。就算你是它的主人,如果拿不出有效证据,你是要不回去的,我得慎重处理这件事情,否则,我就不一定犯上哪条法规受罚呢。”

兰美愣了,不知道说什么好。她不明白眼前的这个男人说的话是真心的还是有意戏弄她。

“我当然能证明这是我的手套。它是法国产的,而且贴有皮尔卡丹的



商标。这总可以了吧？”

“你不要说那些表面的，你先凭自己的良心仔细看一看这是你的手套吗么，如果确实是你丢的那只，那你就拿去好了。”

我找回自己的手套还讲什么良心不良心的？兰美赶紧把手套拿起来塞进上衣兜里。她觉得眼前的这个男人捉弄女人也是这么一本正经，与众不同。反正把手套找回来了，得谢谢他。

“谢谢你。”

她正要离开那里，忽然停电了，咖啡厅里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她一步也迈不出去。柜台的服务员在找蜡烛，屋里一时乱哄哄的。突然，兰美的眼前出现了一道火光——他划了一根火柴，点上了烟。借着那亮光，兰美发现他长得很英俊，特别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很漂亮，她越发觉得他是一个奇特的男人。火花灭了。他抽烟的时候，烟头上的火苗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发出亮光。

“请你原谅，刚才我失礼了。”

兰美在黑暗中向他表示歉意。她本来不想说，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不下去了。说完了，她又后悔：向他道歉不是我的本意，我怎么会这样？应该是他先向我道歉才对啊。

“我也很抱歉，我们就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全都忘了吧。祝你新年多福多禧。”

兰美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了，这时候他怎么会这么痛快，还送给她新年祝词？她差点儿笑出声来。

“我也祝你新年快乐！”

兰美想起刚才两个人在黑暗中互送的新年祝福觉得很可笑。

这时，蜡烛点上了，屋里亮了许多。兰美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你家住在釜山吗？”

“不，我是来逛逛的。”

他温和地回答。

“你常来这里吗？”

“也不是，这是第一次。”

“那，这里有你的朋友？”

“没有，这里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连着休几天假，我就想过来看看。下了车也没地方去，想在这里坐到天亮再作打算。”

“这么说，你是一个人来旅行的了？”



“是的。”

他说话时很有礼貌,跟火车上的他判若两人。

兰美紧张的心轻松多了。

“釜山的地理你不太清楚吧?”

“是的,我不知道。”

在他的身上表现出一般男人所没有的潇洒,兰美怀疑自己是误会了眼前的这个男人。

“平时,你也抽这么多的烟吗?”

“是的。有时候我也想少抽点,可是做不到啊。”

他不好意思地开口笑了笑。兰美第一次看到他的笑脸,笑的时候露出的牙齿很白。

“抽烟对身体是有害的。”

“我也知道,可是没办法。你是釜山人吗?”

这是他第一次询问她的情况。

“是的,我是在这里长大的,现在在首尔工作。一年中我也就能来一两次。”

“釜山是个好地方啊。海云台离这儿远不远?”

“有点儿远,坐出租车也得30分钟才能到。”

“那里也有宾馆吧?”

“有好几家呢。”

“有个又便宜又舒适干净的宾馆就好了。”

“有的,价钱并不贵。”

“我不能在这儿就这么等到天亮,得找个地方歇一歇了。”

“去海云台吧,我给你带路。”

兰美自告奋勇当向导,他疑惑地看着她。兰美笑着说:

“我回家要路过海云台的。到了海云台,还得走一阵子才能到我家呢。”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松亭。听说过吗?”

“没有。”

“走一段没有人家的山路,再沿着海边走,不一会儿就到了。白天倒没什么,只是到了晚间就不敢一个人走了,挺害怕的。就是坐了出租车,也是提心吊胆的。再说了,司机都不愿意开车跑那条路。”

“是吗?反正是要到那儿去的,还不如现在就走。起来,我们走吧。”